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

陳先生馬褂袖口特大，左手捧書，右手拿粉筆寫黑版第四五行後，袖口已拂花了頭一二三行，逢成爲好似「鉛能神」的連連有脫字。有弄漢神的同學，每堂必來旁聽，總是細聲連呼「漢神漢神」。學生「快抄」，例如「元白詩研究」，所引之詩，必寫題目，亦必寫「全唐詩的卷數」，課後去查並不太難，三兩同班，互校筆記，如乾嘉大師之校神，如張菊生、傅沅叔諸公以宋版校元刻本，終成完璧。

今書市購讀的「元白詩笺証」，即當年之「師說」，而成於一九四九年移居嶺南大學大香花園時。按此書初印爲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」，今日版部刊行，版本長大，後與另別的大學爭業再考入此所作研究者，文科似不過五人。先生到農生編校之陳先生全集，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昨大會堂校，聯大可能包了輛人力車接送，有時風大或在冬季，則戴長沙清末民初的風帽，繞以羊毛長圍巾，足登棉靴，有誰知此公乃詩人之子、攝台之元孫，牛津、巴黎、柏林、哈佛之留學生，通東西十一種死文字語文字之學者，大會家陳師曾之季弟哉。

先生自幼家居長沙，陳氏與其姻親山陰俞氏，皆以長沙話作家語，故先生說帶長沙音的京話，字字清晰入耳。

非真不語

陸天台

黃恪先生在昆明居大西門內通華山路的「青雲街艇花巷」內，是陸法國式之三層老洋房。該地爲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」，今大學大香花園時。

知名中醫師任應秋教授，在序「慈禧光緒醫案」中，談及慈禧太后的「病與御醫處方」，其重大意義的。

昨記者名清史專家鄭天挺教授，談及清代的醫事制度，他指出清朝之太醫院，是在禮部領導下「掌醫事之政令，率其屬以供醫事」的獨立機構。除了選拔人員要通過禮部之外，其他都是獨立行使職權的。

至於皇帝吃藥，又是怎樣處理呢？鄭教授說：「凡是皇帝服用的藥劑，應將擬方先行報告，然後將同樣的兩劑合煎，由宦官（太監）監視，煎熟，分裝兩碗，一碗送皇帝服用。手續嚴密，用藥謹慎。皇帝外出時也如此。」

鄭教授是研究學術的學者，不是從事中醫藥工作的人，但他「關心檔案，重視檔案，認爲歷史檔案是完全可以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。」這種構想，是有其重大意義的。

知名中醫師任應秋教授，在序「慈禧光緒醫案」中，談及慈禧太后的「病與御醫處方」，其重大意義的。

昨記者名清史專家鄭天挺教授，談及清代的醫事制度，他指出清朝之太醫院，是在禮部領導下「掌醫事之政令，率其屬以供醫事」的獨立機構。除了選拔人員要通過禮部之外，其他都是獨立行使職權的。

至於皇帝吃藥，又是怎樣處理呢？鄭教授說：「凡是皇帝服用的藥劑，應將擬方先行報告，然後將同樣的兩劑合煎，由宦官（太監）監視，煎熟，分裝兩碗，一碗送皇帝服用。手續嚴密，用藥謹慎。皇帝外出時也如此。」

鄭教授是研究學術的學者，不是從事中醫藥工作的人，但他「關心檔案，重視檔案，認爲歷史檔案是完全可以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

達成協議的關鍵

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前途問題，已達成協議，已於廿六日草簽。由草簽到正式簽署，只是時間與手續問題，香港前途如何，已成定局——那就是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。

由談判到達成協議，只談了兩年時間。想起以前某律師說，交還威海衛，也談了十二年，香港問題更複雜十倍，因此覺得今次達成協議夠「爽快」了。

大家知道，某方面在一個時期是採取延宕策略的。究竟什麼因素使國力強大有以致之。

語云：「弱國無外交。」往時威海衛交還之要談十二年，因中國是弱國也；今天比威海衛問題複雜十倍的香港問題只談了兩年，因中國已是強國，不容人家像對待直布羅陀問題和羅克蘭問題那樣。

國力之強，表現在多方面，首先在國防方面。中國不但可以在陸上發射戰略導彈核武器，也可以用潛艇在水下發射之，這與美蘇並爲「三強」。在海軍方面，也是「世界第三大國」。昔日的「海上霸王」，何足道哉！

談判不超過兩年（照某律師說，應該一百二十年）呢？我看是中國的

客過壇球

港人港物

隔壁陳先生，既是馬迷，亦是球迷，他道：「當年南巴大戰，南華球場的竹棚大閘被推倒之役，我亦在場。當時，可稱是香港波最興旺、最熱鬧的年代，那時，香港球迷對足球實是狂熱的，但近幾年外援多多，球迷入場却愈來愈少，正如陳先生道：「如果要看外援球員賽球，倒不如收看電視的外國波。」所以，他近兩季幾乎絕跡本港球場。

「耶穌」戴力加等第一批外援來港時，本港球市的確掀起過一陣高潮。一來球迷對他們有新鮮感，二來那時的外援球員大都比較長期性地在港効力，其中「耶穌」等更已在本港落籍。球迷對他們熟悉，甚至成爲他們的「擁躉」。但後來的外援愈來愈濫啦，凡是勾鼻佬嗚呀波鞋的，都成爲外援球員被聘請到本港來，當班主發覺「貨不對辦」便急急把他們攆走；也有許多外援由於種種原因，只成爲本港球壇的「過客」，球迷對他們印象不深，更遑論成爲他們的「擁躉」，球市又何能興旺？

醒目詞

生查子

東臺與東閣

及時發覺爲，覺實應爲閣。
雖則是同音，名字不能作。
必也正名乎，上下而求索。
現尚未會知，大夢誰先覺？

住在廣播道

皇帝道，行的吃的日常需要的小東西，都要老早買定方好，因爲附近是什麼都沒有的。

可是現在却完全不是這回事了。廣播道山脚成爲一個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」的商業中心，且交通也發達。

除了蒙巴隆巴巴小巴專綫小巴等等，路綫多到數不盡以外，地鐵站與電氣化火車站，都近在咫尺。

而且更因爲此區人士的活動時刻，差不多是早夜不停的，所以廿四小時內任何一段時間，都永遠不乏的士。假如在此區亦找不到的士的話，在別的地區是更臭指望可找得到了。

此外如是經常會外遊而用機場的人，這一區也方便不過，因爲由此去機場的那一綫通道，是絕少會太擠塞的，故對於時間方面的控制，靈活許多。

這一切都使廣播道成爲許多人樂於居住的新地區，「遠戍」這種觀念早就烟消雲散了。

話說

試新聞

內行人

生意人開店，莫不是信心十足。你問他開這個店舖可能賺錢嗎？他會舉出一百個理由說明必勝無疑。做生意目的是賺錢，作爲投資者他對營業前途是應當睇好的，只有傻佬才會投資做蝕本生意。

不說生意受地區環境直接影響，便是同一條街相隔一條馬路，兩邊舖位大不同。店址不緊脚，做生意地區、地點很重要，不對頭，內行人反而當局者迷。比方說，做生意地區